

人在军旅

清晨的大海，潮水正缓缓退去。海军某部登陆比武的首个课目——武装泅渡，即将开始。参赛队员们列队站在沙滩上等待入水。

去年，王恒通以微弱优势超过兄弟单位的王大虎，摘得桂冠。这次，两人在比武场再度相逢。王大虎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今天，一定要超越他！”

热身完毕，队员们走向浅水区起点。初春的海水没过脚踝，凉意瞬间窜上全身。当海水抵近胸口，众人猛地俯身扎入水中——那冰冷的寒意，竟迅速消退。

当兵7年了，王大虎仍清晰记得自己初次下海的模样。这个内陆长大的汉子，童年呛过水，这让他对水充满恐惧。那时，还是新兵的他，面对翻滚而来的潮水，本能地后退。班长见状说：“你越怕浪，浪越要扑你。迎着它扎进去，它就服帖了。”

“大虎下了水，也能成蛟龙！”班长一边鼓励，一边为他量身定制训练计划。班长深知，游泳需要技巧，更需要在心理上战胜对水的恐惧。为了帮王大虎克服畏水心理，班长让他把头埋进脸盆练习换气，配合肢体动作，一点点找在水中的呼吸节奏。

转变渐渐发生了：王大虎从入水即沉底，到能在水中漂浮；从只敢在浅水区试探，到勇敢游向深水区；动作从生涩到协调……他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次年单位组织海训，王大虎加入入海长游的组别。

100米、500米、1000米……他不断超越海面上标示距离的浮标，向更远的目标奋力游去。

那年，王大虎参加了泅渡和越野课目综合考核，成绩在营里位列第一。单位推荐他参加比武，他不负众望，拿到了该课目的冠军。此后很长时间，这个课目的纪录都由他保持，直到去年被王恒通打破。

出发的哨音响起，队员们成纵队鱼贯扎入水中。王恒通与王大虎的赛道相邻，来自不同单位的两支小队像两条长龙向远处游去。为了荣誉，他们破浪前进，没有一个人掉队。

“一个人强不算强，要带动集体强起来。”为了培养更多尖子，连长任命王大虎担任比武集训队的教练员。自己训练与负责团队训练差别很大，起初他并不适应。教练员担子重，还要时刻关注训练状态，科学把控训练节奏。

因牺牲了大量个人训练时间，王大虎的成绩一度下滑。队员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们自发组织训练，轮流担任临时教员，只为给王大虎挤出更多训练时间。

队员王凯路每晚陪王大虎一起加练，结束后帮他放松肌肉，与他一起分享运动补剂；炊事员张城凯为他们制订了特别食谱，确保高强度训练的营养供给；临近比武的日子里，指导员经常拉着他谈心，帮助他缓解精神压力……

王大虎生日那天，队员们精心制作了蛋糕——蓝色奶油象征大海，上面点缀着一个奋力划水的卡通人，惟妙惟肖。送给他的贺卡上写着：“超越自己就是胜利。”

每当想起这些，王大虎都感到心里暖暖的。潜移默化中，他的想法也在悄然改变，他觉得集体的荣誉远比自己一个人夺冠更为重要。

游到后半程，海面起风了，海况更加恶劣，逆流给队员造成巨大的阻力。他们唯有奋力划臂蹬腿，高频换气，才

对手

夏泽华

能保持前行。

最后300米冲刺！轮到王大虎顶在最前面为队友破浪。此时，每个人体力都已接近极限，动作僵硬。王大虎的位置至关重要，他要身体为队伍劈开风浪。

突然，一个浪头劈面打来！王大虎猝不及防呛了水，慌乱中他猛力蹬腿——瞬间，小腿肌肉剧烈抽搐，钻心的疼痛袭来！他急促喘息着，拼命用双臂划水维持速度，试图减轻腿部的痉挛。改变动作后虽然没有降低速度，但巨大的体能消耗，无疑给接下来的陆地越野带来更大挑战。

身后的王凯路察觉到异样，示意王大虎交换位置，由他来破浪。然而，团队泅渡有着严格的体力分配，此时，大家都已接近体能极限。

一次换气时，王大虎瞥见王恒通就在自己前方两个身位处。刹那间，一个念头闪过：让队友顶上去，自己保存体力，或许能在越野赛中反超王恒通，赢回个人第一。明年就要退役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赛，他渴望用胜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这个念头，立刻被他摁灭了。临时变阵只会打乱节奏，拖累整个队伍。最后阶段，谁也没有多余的力气，他不能因为自己影响队友和集体的成绩。

岸滩上，战旗被海风刮得哗啦啦作响，仿佛在为大家鼓劲。

抱水、伸臂、埋头……海浪不断挑战着王大虎的生理极限，但他不敢有丝毫松懈。

最后50米！王大虎拼尽全力冲刺。终于，他的小队第一个抵达终点。那一刻，王大虎心中十分欣喜：自己成功为队友争取了时间！哪怕只多一秒，身后的王凯路就多一分胜算。越野赛道上，王凯路完全有机会超越王恒通，为集体夺得第一！

上岸后，体力透支的王大虎瘫倒在沙滩上。此时的海风变得柔和起来，仿佛为他擦拭身上的水珠。王大虎看了一眼手表——他的游泳成绩竟比两年前有了很大进步，早已打破了自己的纪录。

那一刻，他忽然觉得，泅渡看似枯燥，不过是机械地重复蛙泳动作，但正是这看似简单的重复，让队友们彼此配合，共同搏击风浪，直至抵达胜利终点。

王大虎努力撑起身体，忍痛拉伸小腿肌肉，踉踉跄跄站了起来。天边的火烧云映红了他的脸，战友的加油声热情高涨。王大虎知道，此时，他只剩下一个对手了。霞光里，他的身影摇晃着，却无比坚定地向着终点全力冲刺……

清溪入海

刘笑伟

1938年，他将历时52天、行程2500余里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并出版，成为记录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珍贵文献。我在图书馆里读过这两本书，文风简洁明快，文字干干净净。那样的文字，不是坐在窑洞里就能“编”出来的。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文学艺术历来是不可或缺的战斗力量。1938年4月10日，在全民族抗战最紧要关头，延安鲁艺成立了，旨在培养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文艺工作者，以服务于抗日宣传和革命事业。彼时，周立波在鲁艺任教，开的课程是“名著选读”。他讲托尔斯泰、高尔基，也讲中国的作家。1942年春天，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把目光和笔触投向了“大鲁艺”——扎根于人民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1944年，周立波报名参加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被安排在司令部担任秘书。他与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背包，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转战7个省，行军一万五千里。他受命在火线办报，独立负责《解放》报的撰稿、编辑任务。他亲手刻蜡版、油印报纸，创作出版了《南下记》，让党的声音得到广泛传播。因此，他被赞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

抗战胜利后，他前往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亲眼目睹了我军官兵下乡发动群众的历史场景。这段宝贵的经历，使他写出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成为反映我军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文学经典。周立波曾说：“无论什么花，都必定要把根子扎在土壤里，人民的生活好比是百花的土壤。”这话说得多么好啊。

周立波的卧室极小，一张木床，一条木椅，临窗摆着张条形书桌。这个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位清瘦的作家，坐在书桌前，把清溪村的人和事，一笔一笔记下来。

真正的作家，都有一个心灵的故乡。这个故乡或许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文学意义上的。1955年，周立波带着全

家从北京搬回清溪村。乡亲们想不通：一个写了大书的作家，放着京城的好日子不过，回这山沟里做什么？估计也会有人背后嘀咕：“怕是犯了什么错误？”

周立波不解释。他脱下中山装，换上粗布衣，腰里系条蓝围巾，扛起锄头就下了田。起初，他连田畦都走不稳，有一回扯草用力过猛，一屁股坐到水田里，浑身上下泥乎乎，惹得社员们笑得前仰后合。他自己也笑，爬起来说：“这下真成‘泥咕牛’了。”

走出周立波故居，我来到一个作家书屋。坐下来，边品着粗茶，边和周立波的侄子周宾兴聊起旧事。伯父返乡那年，周宾兴才7岁。但他还记得，返乡那年伯父还专门到他家吃过一顿饭。

周宾兴回忆起，伯父非常平易近人，经常和乡亲们一起拉家常，一起干农活。干农活时，伯父浑身总是沾满泥巴，那见他多么投入。他还记得伯父说过，浑身沾满了泥不怕，要向水田里的老黄牛学习，成为人民的老黄牛啊。周宾兴还聊起一件事。他说，当年伯父在乡间体验生活时，邻居家死了一头猪，周立波马上买来一头小猪仔送给邻居。他就是这样和农民打成一片。听着周宾兴的回忆，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深入生活”——不是下去转一圈，记几页笔记，是把根扎在泥土里，让人民群众把你当成自己人。

那些年，周立波白天和社员们一起插秧、割禾、挑塘泥。背上的日晒脱了一层又一层，起了水泡他也不吭声。晚上收工回家，他便坐在那张条形书桌前，在煤油灯下写到深夜。有时写着写着，鸡就叫了。乡亲们心疼他，劝他少干点活，多写写字。他摇头：“不劳动，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也是空的。”

1956年，村里办起高级社，农民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周立波看着这番景象，心里热乎乎的。那个时候，他已写满了5个笔记本，记下了20多万字的素材。于是，他终于动笔开始写《山乡巨变》。写到得意处，他会念给乡亲们

听，问他们像不像，真不真。听到有人说不像，他一遍一遍地改，直到那些人物从纸上站起来，能走能说能笑，和清溪村的农民一个样。1958年，《山乡巨变》出版了。邓秀梅、刘雨生、“亭面糊”、“菊咬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走进千千万万读者心里。

从书屋出来，夕阳正落在荷塘上。荷叶田田，有红蜻蜓立在花苞尖上，充满了乡趣。荷塘那边，一排红字标语在晚霞里格外醒目：“坚守人民立场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标语虽是崭新的，可说的道理，我想周立波几十年前就深深懂得了。

村口广场上有一座雕塑，场景是周立波坐在乡亲们中间，正和一位老农说话。老农手里拿着烟袋，张着嘴，像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周立波微微侧着头，听得入神。站在雕塑前，我想到了“人民”二字。他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书写人民，最终写出了深受人民喜爱的文学巨著。

在书屋里聊天的时候，周宾兴还回忆起一段往事。那是1978年的一天，周宾兴前往北京看望伯父周立波。伯父对他说，如果有时间，想跟着侄子回老家一趟。为什么？因为周立波听说家乡机械化搞得不错，就想到长沙市附近体验生活，写出一部《山乡巨变》的续篇。周立波说，《山乡巨变》写的是农业合作化，这次就写机械化。后来，周立波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成行，成了永远的遗憾。

清溪水依旧流淌，日夜不停。水是从山里流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草木的清香，一直流向资江，流向洞庭，流向更远的地方。周立波当年就在这小溪边走来走去，看水，看人，看庄稼，看日子。他把看见的都写进书里。于是，这清溪的水便不只是水了，它流淌着一个时代的气息，带着一个作家对人民的深深情意。清溪之水深刻启示我们，文学只要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人民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获得无尽的荣光。

是啊，清溪水流向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就是大海。

方。然而，地图上这里分明标注为空地。连日降雨悄然改变了地貌。“绕路吧。”有人提议。林晚低头看表：离满分时限仅剩20分钟。“绕路来不及。”她声音不高，却十分坚定，“走到现在，就是为了这最后一刻！”

“意志与信念，要比脚步更早抵达终点！”教员的话仿佛在耳畔响起。林晚率先踏入水潭。松软黏滞的泥沙拖着战靴，每抬起一步，都似要挣脱无形磁石的吸力。一步，一步，水波在她的身旁荡漾开，身后的战友步步紧跟。终于蹚过水潭，每个人的裤腿都裹满厚重的泥浆。终点就在前方1公里处。林晚抹掉脸上的泥水，甩了甩沉重的靴子，发出响亮口令：“全速奔袭！冲！”月光下，穿林而过的山风与队员们粗重的喘息在寂静中交织。终点线渐近，身上的疲惫竟奇迹般消失了，一股力量驱动着她们前进的脚步。

林晚和战友奋力冲过终点线。此刻，她们擂鼓般的心跳，正是意志与信念的胜利回响。

找点

李雪静

滑了碎石。她们选择绕行，虽费周折，却步履坚实。

行至一处陡坡，光滑岩壁难以攀爬，只能从稀疏灌木间借力向上。林晚低头看表——时间已过半。“搭人梯！王磊和我垫底，其他人依次跟上，快！”战友们攀上崖顶后，合力将留在最后的林晚拉了上去。

队伍沿既定路线稳步前行，不断核对地标，修正偏差。持续跋涉中，队员们的体力渐渐消耗。正午时分，灼热的阳光炙烤大地，她们抵达山脚一处小村落。大榕树下浓荫匝地，老人摇扇闲谈，孩童嬉闹奔跑。她们经过时，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忽然驻足，

睁大双眼，举起肉乎乎的小手，敬了一个无比认真的军礼。林晚心头蓦然一暖，疲惫仿佛消散了几分。她挺直腰背，郑重回礼。小女孩咯咯笑着跑开，片刻又折返，将一朵紫色野花塞进林晚的手心。

渐渐地，暮色四合。桂北群山在月光下更显壮观，宛如无数身披迷彩的战士，默默守护一方天地。

林晚打开手电，再次校准指北针。白日熟记的山峰轮廓、沟壑走向，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循着地图与指北针的指引，她们走上一条蜿蜒于群山间的道路。穿过一片废弃建筑群时，眼前景象令人愕然：一片水潭赫然横亘于前

但我总为没有写出更好的赞美象头山的诗歌而深深不安

岩石

在象头山，岩石像沉思的老军人向着日落的方向走去又从日出的方向走来

看着四野的岩石我也有恍惚之时这厚重的军营啊留住多少青春听着军歌，听着风和雨听着我的战友们留下一生中最响亮的呼喊

岩石将见证一切从象头山走过去我的背影，我的脚步穿越往事迎来戎马的春天

岁月回声

云霄

一支衣衫襤褸的队伍为何有一副铮铮铁骨一群身陷绝境的女儿

为何能穿越枪林弹雨

一支势单力薄的队伍为何能战胜凶狠的敌人一群青春飞扬的儿女为何甘愿洒热血、抛头颅

我们一步一寻，一程一问在山高水长的跋涉里听见了岁月无声的应答那些长眠的勇士已化作路标当年播撒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

眺望茫茫草地春花正烂漫绽放那些不屈的灵魂化作点点星火照耀着生生不息的前路



长征

第6684期



晨归 (油画)

韩光新作

感念

车进湖南益阳清溪村，可看见一湾水，清清澈澈，从山坳里曲曲折折流出来。其实，大部分时候清澈的溪水被繁茂的草木所遮掩，是看不到水流的。只能想象水在草木间蜿蜒流淌，让乡间充满了柔软的诗意。

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的故乡。新时代以来，这个小小的山村与中国文学结了缘。以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命名的作家书屋遍布山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以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场景。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也吸引着众多文学爱好者来这里参观游览。沿着溪边漫步，不经意间会遇到一个书屋，绿树掩映，白墙青瓦，煞是耐看。走进书屋，光线从木格子窗里漏进来，柔柔地映着书架上的书脊，让空气里充满了淡淡的墨香。

有屋子在，书就在；有书在，山村就有了灵气。清溪的水不舍昼夜地流着，水声淙淙，仿佛一页一页翻书的声音。眼前这动人的景象，离不开一个人，一本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不仅是一部文学之书，也是一部神奇的预言之书。

走进周立波故居，在一幅幅照片前徜徉，在一件件旧物前沉思，仿佛时光也充满了文学的意味。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周立波与人民军队深厚而独特的渊源。从故居的史料里，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位优秀的战地记录者，也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杰出教育者，还是人民军队光辉事迹的不倦书写者。1937年，周立波毅然放弃上海的都市生活，奔赴抗战前线。他先后两次以记者和翻译的身份深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陪同国际友人、记者史沫特莱。第二次，陪同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行军间隙，他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译成英文，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声音。

精短小说

桂北群山，怪石嶙峋。这山水是自然美景，更是淬炼意志的练兵场。中尉林晚背着行囊，手持地图、指北针，与战友一同踏入群山腹地，开始昼夜连贯的找点考核。考核要求在限定时间内，找全所有点位。规划好路线后，她们即刻出发。出发前教员的那句叮嘱，犹在耳边：“意志与信念，要比脚步更早抵达终点。”

晨曦初露，薄雾轻拂峰峦，橙红的朝阳自群峰间探出。林晚屈膝蹲身，屏息凝神，将地图铺于膝上，指北针置于掌心，对照实地山势校准方位。确认无误，她挥手示意队伍继续前进。

才走了两公里，队伍中便起了分歧。战友王嫻紧盯陡峭山坡：“抄近道穿山谷吧？时间宝贵！”林晚果断摇头：“出发前反复研判过，谷中多松动碎石，行进困难且易生意外。”话音刚落，山谷方向骤然传来惊呼——果真有队伍踩



在象头山当兵 (外一首)

陈海强

在象头山当兵是幸福的每天都能听到群鸟的歌唱每天都有深沉的绿滋养年轻的心灵

在象头山当兵你最容易体会到岭南的美丽峰峦披着流动的翡翠溪流在谷地蜿蜒还有品类不一的矿石标明群山丰富的内心

在此度过三个月我要去往遥远的地方抚摸磨薄的军装我的内心开始泛潮尽管每一条道路都可以抵达明天